

憶那段無悔的歲月——

·肖恩·

建國百年國慶國防展演

大多數的時日，都在歲月中悄悄無聲息過去，然而有的年代，卻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二十世紀初的中華民國歷史，是從衰弱的晚清，蛻變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締造開始，百年變局交織疊加滄桑巨變，從大地到島嶼的苦難與輝煌，串起了一幅歷史長卷，人們在回憶中遙想著、悲歡著，和這個年輕的「民主共和國」一同呼吸、一同成長，也一同見證這部壯麗史詩，無畏風雨前程。

民國一百年是建國百年大事，那年「中華民國，精彩一百」標語，揭開了官方的慶祝活動；十月十日當天也以「民國百年，民主臺灣」為國慶主軸，同時有超過一千名國軍官兵、近百架各型軍機及百餘輛各型輪甲車，採空中分列及地面校閱的方式，參加建國百年國慶日的「國防展演」。空中分列式又區分為空軍救護隊、陸航及海航直升機編成的「旋翼機梯隊」；由空軍松指部BH-1900型機與第四三九聯隊（現為第六聯隊，

以下用過去番號稱呼）C-130H型機編成的「慢速機梯隊」；另有F-16、M2000-5、IDF-II型主力戰機與官校雷虎小組AT-3型機編成的「快速機梯隊」。此次任務當然也包含了擔任天氣觀測的天觀機、擔任通信中繼與管制的B-2K型機及各梯隊空中、地面的預備機。很榮幸在當年，能參與這場百年難得盛會的空中分列，並擔任慢速機梯隊的任務主計畫官。

那是一個盛夏的早晨，時任第四三九聯隊副聯隊長袁啟綱將軍（官校第六十二期）早餐後，便到了聯隊作戰科科長辦公室，同時把在作戰科擔任作戰官的我叫了進去。我正忐忑不安地臆測：「是我業管的業務上有什麼疏漏？還是生活上犯了什麼過錯？否則副聯隊長怎麼一大清早就到作戰科找我？」

副聯隊長語氣溫和地說道：「剛在空餐（空勤餐廳）沒看到你，沒去吃早餐吧？先倒杯咖啡，坐下來聊！」。聽到這番話，我心裡的大石頭總算放了下來。副聯隊長接著說道：「

今年是建國百年，國慶籌備委員會已經決定要在國慶日舉行國防展演，空中分列式部份由第四二七聯隊（現第三聯隊，以下用過去番號稱呼），聯隊長（胡開宏將軍，官校第六十二期）擔任空中總領隊，同乘旋翼機梯隊領隊機；我擔任空中副總領隊，同乘慢速機梯隊領隊機，梯隊由BH-1900與C-130H型機各三架編成，BH-1900飛第一分隊、C-130H飛第二分隊，我想由你擔任慢速機梯隊主計畫官，儘快把先期整備計畫、全般操演計畫完成，並落實進度及計畫管制，每天向我回報。對了，你也跟我一起同乘領隊機參與這次任務，有沒問題？」

副聯隊長接著補了一句：「過段時間要移防到CCF去，你原本在作戰科管理督導及承辦的一切業務，具時效性與急迫性的先由職務代理人暫為處理，其他的就利用週末回屏東來加班吧！人一輩子都不見得活得到一百歲，遇上國家建國百年活動，我們有幸參與，這是何等的榮耀，你小子可得給我好好搞！」。

雖然慢速機梯隊是由松指部所屬BH-1900型機與第四三九聯隊C-130H型機共同編成，而且由BH-1900型機擔任梯隊長機，然而空中副總領隊的袁將軍是第四三九聯隊的副聯隊長，





因此整個梯隊的計畫、管制、協調、執行理應也由第四三九聯隊負責。然而筆者與松指部進行多次參謀協調，過程幾經波折，終於在距離操演不到三個月時間（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二日），正式成立「國防展演」空中分列慢速機梯隊專案作業組，並依任務需求及司令部、空作部對口指導單位，編成任務指導組、計畫管制組、軍紀安全組、空中實兵組、機務整備組及通資電支援組，同時成立專案管制室，積極展開各項作業，

依空軍司令部規劃，慢速機梯隊中兩型機各由正機三架，空中及地面預備機各一架編成，地面預備機隨同正機及空中預備機一同開車、滑行，並於跑道頭待命，待四架飛機起飛後，滑回關車，倘若遇正機或空中預備機在地面發生機械故障時，採換機不換人（機組員）方式處置；若在空中長機故障，則由二號機遞補為長機，其他依序類推，空中預備機在正機脫離待命航線後，返場落地。因此任務機組員採固定編組，一經核定後，除不可抗拒因素，即不得變更；除此之外，聯隊亦必須派遣B-1型機擔負通信中繼與空中管制任務，並參與每次操演，其機組員（含預備機）比照參演部隊，為固定編組。

時任聯隊長的李允堅將軍（官校

第六十二期），是C-130H型機「老師傅」等級的資深教官，長期帶飛人員換裝及晉訓，可謂「桃李滿天下」，因此對飛行組員能力、部隊訓練及整體戰力等，皆瞭若指掌；在力求完美達成任務的前提下，納入維持部隊例行性戰訓任務執行、機務及機隊管理等綜合因素，最後由他與袁副聯隊長，共同拍板C-130H型機參演機組員飛行、領航兵科的同學及任務機名單。

大家熟悉的「一生一世」編號一三一四號機，擔綱C-130H分隊領隊任務機，領隊機的機長則由時任第十空運大隊政戰主任的張海濱老師（官校第六十九期）出任，二、三號機及空中、地面預備機的機長依序為編號一三一五號機林青輝老師（官校第七十二期）、編號一三一三號機曾子寬老師（官校第七十二期）、編號一三〇八號機曾宗煜老師（官校第七十二期）及被同仁們戲稱「胖虎」的張志宏老師（官校第七十一期）。除了我隨同副聯隊長同乘BH-1900型領隊機外，亦派遣了吳志強（官校第七十七期）、吳文任（官校第七十九期）等兩員，分別同乘BH-1900分隊長機及二號機，隨機協助空中領航工作，更臻任務完善。值得一提的是，張海濱老師、林青輝老師都是民國九十九年

海地震災時，執行空軍海外人道救援——「慈航九九」任務的機長，而我當時也是該任務的聯隊承參與主計畫官，就連「一生一世」編號一三一四號機，都是「慈航九九」的任務機呢！

吳承憲老師（第七十期）是當時松指部專機隊副隊長，受命擔任BH-1900分隊的長機機長，他也是整個慢速機梯隊的領隊機機長。此外，卓新國老師（官校第七十二期）、徐鳳祥老師（官校第七十三期）、傅文峰老師（官校第七十五期）及徐華君老師（官校第七十三期）等，則依序為二、三號機及空中、地面預備機機長。當時第二十大隊陳國華大隊長（官校第六十六期，現空軍司令部政戰室中將主任），是B-1型機本職學能極佳的種子教官，因此職司操演通信中繼、管制任務的B-1型機與前、後艙組員，聯隊長李將軍便放心地責成他來遴選派遣。同時，陳大隊長除要求該大隊電戰支援科，全力支援參演部隊一切通資電需求外，更隨即自大隊作戰科內抽騰一名校級空勤軍官，專責支援本次操演各項地面作業，以具體實際的行動，共襄盛舉執行建國百年國防展演。

數日內，第四三九聯隊與松指部分別完成「國防展演」整備暨任務訓練實施計畫，並呈報空軍作戰指揮部

審查；同時針對參演飛行組員，實施學科授課、模擬機（僅C-130H型機）與實體機各三架次的機種自主訓練。置重點於空運機編隊飛行操作手法與要領、穿雲及雲中失散處置程序及座艙資源管理等。在機種自訓後，兩型機共十架飛機、操演任務組員及部分技勤修護同仁，便要機動移防進駐空軍清泉崗基地，正式進入空中組合訓練（清泉崗操演）、空地組合訓練（湖口操演）、臺北總統府前全兵力預校和國慶日當天正式展演等階段。

機動移防前的八月二十二日，預劃於松指部舉行慢速機梯隊任務總提示，由時任空作部副指揮官的吳萬教將軍（官校第六十期）舉行。總提示裡面「領隊提報」部分，係由袁副聯隊長負責提報，因此他的提報資料自然便由我負責繕製。「魔鬼就在細節裡」是副聯隊長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專機隊出身的他，細心程度不言而喻，因此「領隊提報」裡內容之「豐富且細膩」是可以想像的。

一日中餐，副聯隊長找科裡的訓練官和我，一起合桌用餐，除了交辦「國防展演」相關事務外，也垂詢訓練官聯隊年度配賦飛行時間與空勤人員各種訓練的實施情況，我不經意地說：「從現在到國慶日，有近二個月

時間，參演部隊機組員僅能執行國防展演各項組合訓練，但『基本編隊飛行』課目，並沒有在年度部頒空運機部隊空勤人員所配賦的精練訓練內，那年度正常精練訓練規定的架次我們該如何達成？此外，從機種自訓開始到正式操演，計劃要執行十八批次，在層峰『節能省碳』政策指導下，日前全軍飛行部隊已被要求檢討並縮減年度所配賦飛行時間，現在這些額外的批（架）次該怎麼算？飛機使用鐘點和燃油損耗又算誰的？總不能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吧？！」

副聯隊長想想似乎有些道理，當下指示訓練官向司令部業管單位反映，尋求上級長官的指導，並要求將這些問題及司令部回復情況，一併納入在本來就已夠「豐富且細膩」的「領隊提報」內容裡。就在我懊悔不該多嘴時，他開口說道：「這就是典型魔鬼就在細節裡的例子，瞭解嗎？要多思考，少抱怨……。」那天中餐足足吃了兩個多小時。而「領隊提報」的資料，也一直到了任務總提示當天早上，準備起飛北上前一刻，才最終定稿；當然，主持長官對提報的內容，肯定是相當滿意。某位同學形容任職作戰訓練參謀工作型態的一句話：「多少個夜，多少棵樹，多少條菸。」的

確相當貼切，讓人心有戚戚焉。

憑藉著「飛雁防颱」到清泉崗基地及其他外場的經驗，「機動移防」是包含松指部在內的空運機部隊機組員，從到隊當小隊員起，便開始接觸也再熟悉不過的任務了。一直以來在移防期間，編隊群長機的副駕駛，除要擔負飛行任務、飛行前提示與落地後歸詢外，還必須秉承長官及領隊命令，規劃、傳達與執行（或督導執行）移防外場機隊包含戰備整備、警戒待命、停機線修維護、行政庶務等全般事務，工作相對吃重。

「百年國展」操演時，C-130H長機副駕駛張晉嘉（官校第八十期）、王永（官校第八十五期）與B11700型機的呂宇軒（官校第八十七期），這三位學弟負責盡職、精敏幹練，大多事務皆能處理地井然有序，也為我這個主計畫官分擔了許多瑣碎的工作。當時第四二七聯隊作戰科首席吳長吉老師（官校七十四期），是慢速機梯隊進駐清泉崗基地期間，負責與我對接聯繫的窗口，他也是在學校時期便極為熟識的學長；也因此，於公於私他都給我（或說進駐部隊）相當大的協助與幫忙。哪怕有時我的要求有點過分，他也頂多苦笑地說：「早知道就不要和你這麼熟了」。

空中組合訓練俗稱清泉崗操演，是模擬清泉崗基地高勤官室為觀禮臺，僅空中分列式參演部隊所進行的訓練，其航線規劃亦模擬正式操演時的仿真航線，各P點（檢查點）航向與距離皆與正式操演相同。在實施完航線空勘後，八月二十六日清晨，依空作部所下達的要旨命令，各型機空中分隊領隊，先行實施組合訓練，那天的TOT（Time Over Target），我們Delay（延遲）了七秒，這讓袁副聯隊長非常不滿意，當然座艙的氣氛肯定好不到哪去。雖然那天執行組合訓練僅BH-1900及C-130H領隊機，但落地後，他仍要我集合梯隊裡所有飛行與領航兵科的同學們，共同參加此次任務歸詢並進行Study（研討）。

囿於慢速機梯隊混合編隊，除兩型機性能差異外，受風向風速影響尤其明顯；因此，設置於外海空域的待命航線，是編隊修正時間最重要時機。於是副聯隊長要求，各機任務組員要更精研航行作業，尤其是領航官在地面航行計畫準備中，需精確計算相關時距及航線角度調整數據，作為執行時間修正參考的依據。

同時指示各機（尤其是領隊機）應運用所有可參考助導航裝備，並依據偏流、地速及時間等重要數據，準

確計算及掌握待命航線各邊距離轉彎時機，必須在脫離待命航線時，除了飛機位置是在脫離的P點上，時間亦是分秒不差（on time）。

此外，自脫離待命航線後，每兩哩增設檢查點（或地標），採目視地標航行方式，有效掌握各時間點作為航線調整與速度增減之依據。之後接連兩次的空中組合訓練，我們TOT（Time Over Target），僅Delay（延遲）一秒，甚至自九月七日起，連同地面部隊在湖口國家閱兵場展開的空地組合訓練，直到國慶日正式操演，慢速機梯隊TOT（Time Over Target）皆為on time。

此外，每批飛行副聯隊長均指派專人於地面及空中實施錄、攝影拍照，並於任務歸詢時詳加檢討，甚至為統一飛行操作手法及對基本編隊位置的正確性有更深切體認，確實掌握分隊間隔距離，便要我去協調CCK協助拖機，利用地面停機擺置，以模擬空中實際間距，讓僚機與第二分隊的長機熟悉目視參考依據，以精確掌握隊形完整。

民國一百年十月十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五十秒，慢速機梯隊脫離待命航線待命點，下降並保持高度一千一百呎，空速一百八十哩，以目視地標

航行為主、無線電航行為輔，由淡水河口、停敘工商、政治作戰學院、經臺北榮總後右轉航向，繼續沿捷運、圓山大飯店、中山足球場、臺大醫院，精確於上午十點五十三分五十秒on time通過典禮臺。我想，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早晨——建國百年國慶日通過典禮臺的早晨，那個瞬間。



BH-1900與C-130H兩型機編成慢速機隊，圖為松指部任務完成後合影。